

在鐘樓上

魯迅

◎——夜記之一——

也還是我在廈門的時候，柏生從廣州來，告訴我說，愛而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來尋求新的生命的罷，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K委員，說明自己的過去和將來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個叫愛而的麼？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沒有看完。其實，這種文學家的樣子，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員對柏生說。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訴了愛而，愛而跳起來道：

「怎麼？……怎麼說我是反革命的呢！」

廈門還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開在山中，黃的花——不知道叫什麼名字——開在樓下。我在用花剛石牆包圍着的樓屋裏聽到這小小的故事，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正經的臉，愛而的活潑中帶着沈悶的年青的臉，便一齊在眼前出現，又彷彿如見當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愛而跳了起來，——我不禁從窗隙間望着遠天失笑了。

(1)

在鐘樓上

一

(2)

但同時也記起了蘇俄曾經有名的詩人，十二個的作者勃洛克的話來：——
「共產黨不妨礙做詩，但于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情却有妨礙。大作家者，是感覺自己一切創作的核心，在自己裏面保持着規律的。」

共產黨和詩，革命和長信，真有這樣地不相容麼？我想。

以上是那時的我想。這時我又想，在這里有插入幾句聲明的必要：——
我不過說是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並非在暗示那時的廣州政府是共產政府或委員是共產黨。這些事我一點都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經「正法」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怨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共產黨罷。至于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面得了這樣的謚號，但後來兩方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畢，于是放心回到本題。却說愛而君不久也給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經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長，大約還有被冤為「反革命」的餘痛罷。但又發出牢騷來：一，給他坐在飯鍋旁邊，無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風琴，一個漠不相識的女郎來送給他一包點心，就弄得他神經過敏，以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潑，不禁「感慨係之矣」了。

關於第一點，我在秋蚊圍攻中所寫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無飯鍋而覺得無聊，覺得

苦痛，人之常情也，現在已見飯鍋，還要無聊，則明明是發了革命熱。老實說，這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的確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麼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拼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說，你就死心塌地地從飯鍋裏裝飯喫罷，那是不像樣的；然而叫他離開飯鍋去拼命，却又說不出口，因為愛而是我的極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襲用仙傳的古法，裝聾作啞，置之不問不聞之列。只對於第二點加以猛烈的教誡，大致是說他「死板」和「活潑」既然都不贊成，即等于主張女性應該不死不活，那是萬分不對的。

約略一個多月之後，我抱着和愛而一類的夢，到了廣州，在飯鍋旁邊坐下時，他早已不在那里了，也許並沒有接到我的信。

(3)

我住的是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一月之後，聽得一個戴瓜皮小帽的秘書說，才知道這是最優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後來我一搬出，又聽說就給一位辦事員住進去了，莫明其妙。不過當我住在那里的時候，總還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辦事員搬進去了的那一天為止，我總是常常又感激，又

(4)

慚愧。

然而這優待室却並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點，是不很能夠睡覺的。一到夜間，便有十多匹——也許二十來匹罷，我不能知道確數——老鼠出現，馳騁文壇，什麼都不管。只要可喫的，牠就喫，並且能開盒子蓋，廣州中山大學裏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樓上的老鼠，彷彿也特別聰明似的，我在別地方未曾遇到過。到清晨呢，就有「工友」們大聲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來訪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懷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幾個熱心于改革的，還希望我對於廣州的缺點加以激烈的攻擊。這熱誠很使我感動，但我終于說是還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經革命，覺得無甚可以攻擊之處，輕輕地推却了。那當然要使他們很失望的，過了幾天，尸一君就在新時代上說：——

「……我們中幾個很不以他這句話為然，我們以為我們還有許多可罵的地方，我們正想罵罵自己，難道魯迅先生竟看不出我們的缺點麼？……」

其實呢，我的話一半是真的。我何嘗不想了解廣州，批評廣州呢，無奈慨自被供在大鐘樓上以來，工友以我為教授，學生以我為先生，廣州人以我為「外江佬」，孤子特立，無從

考查。而最大的阻礙則是言語。直到我離開廣州的時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語，除一二三四……等數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幾乎無不因為特別而記住的 *Handaban*（統統）和一句凡有學習異地言語者幾乎無不最容易學得而記住的罵人話 *Pin-pa-pa* 而已。

這兩句有時也有用。那是我已經搬在白雲路寓屋裏的時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個竊取電燈的偷兒，那管屋的陳公便跟着「一面罵，一面打。罵了一大套，而我從中只聽懂了這兩句。然而似乎已經全懂得，心裏想：「他所說的，大約是因為屋外的電燈幾乎 *Handaban* 被他偷去，所以要 *Pin-pa-pa* 了。」于是就彷彿解決了一件大問題似的，即刻安心歸坐，自去再編我的唐宋傳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測是無妨的，倘若據以論廣州，却未免太鹵莽罷。

但雖只這兩句，我却發見了吾師太炎先生的錯處了。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 *Pin*。故 *Pin-pa-pa* 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的。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裏，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

(5)

至于我說無甚可以攻擊之處的話，那可的確是虛言。其實是，那時我于廣州無愛憎，因

(6)

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我抱着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淆亂游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游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言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到後來，却有些改變了，往往斗胆說幾句壞話。然而有什麼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並無力量，所以這裡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刪掉了。給一處做文章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于沒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裏，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愛喫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頭的一種較大，却是「三廉」，不中喫

了。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喫的人大抵贊同，這是我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績。

在鐘樓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務主任」的紙冠的時候，是忙碌的時期。學校大事，蓋無過于補考與開課也，與別的一切學校同。于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祕藏題目，分配卷子，……于是又開會，討論，計分，發榜。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後是不做工的，于是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寫榜。于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台灣，自己也可以算作台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四匹——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

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麼和有限的生命開着玩笑呵。然而那時却並無怨尤，只有一事覺得頗為變得特別：對於收到的長信漸漸有些警視了。

這種長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並不為奇。但這時竟漸嫌其長，如果看完一張，還未

(8)

說出本意，便覺得煩厭。有時見熟人在旁，就託付他，請他看後告訴我信中的主旨。

「不錯。『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當時是否也如王委員似的眉頭打結呢，未曾照鏡，不得而知。僅記得即刻也自覺到我的開會和辯論的生涯，似乎難以稱爲「在革命」，爲自便計，將前判加以修正了：——

「不。『反革命』太重，應該說是『不革命』的。然而還太重。其實是，——寫長信，不過是喫得太閑空罷了。」

有人說，文化之興，須有餘裕，據我在鐘樓上的經驗，大致是真的罷。閒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適宜于閒人，近來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鳴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實，便是這鐘樓，也何嘗不造得蹊蹺。但是，四萬萬男女同胞，僑胞，異胞之中，有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的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怎不造出相當的文藝來呢？只說文藝，範圍小，容易些。那結論只好是這樣：有餘裕，未必能創作；而要創作，是必須有餘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飢號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亦爲苦工豬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爲這一說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經自覺到自己久已不動筆，但這事却應該歸罪于慙

忙。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里躲」，宋雲彬先生做的。文中有這樣的對於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會恢復他『吶喊』的勇氣，並且似乎在說『在北方時受着種種迫壓，種種刺激，到這裏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裏去了。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覩！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復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躲避了。」

而編輯者還很客氣，用案語聲明着這是對於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並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這是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吶喊，却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只喫一頓飯，有時只喫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在鐘樓上」就是預定的題目。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我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于反而攔下了。那兩句話是：——

(9)

(10)

「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爲了葉遂寧和梭波里的自殺而發的。他那篇無家可歸的藝術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但葉遂寧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輓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沈沒，證明着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州的時候，有時確也感到一點小康。前幾年在北方，常常看見迫壓黨人，看見捕殺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見了。後來纔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然而在夢中時是委實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鐘樓上」，文字也許不如此。無奈已經到了現在，又經過目覩「打倒反革命」的事實，純然的那時的心情，實在無從追躡了。現在就只好是這樣罷。

中秋一

天行

——夢之十五——

行年二十六歲差兩月，過了二十五個中秋。

節令於人究竟有什麼關係，除去國粹的鑿卜星相者流，我們都難於解答。不過習慣通行久而廣的便成了風俗，風俗的道理是沒處認真的問「爲什麼」？二十五次中秋過去了，我想到許多往事；這些往事固然可以找到個「爲什麼」，然而那是不必的。

小時候遇到節令，也許人人如此，高興的了不得。這如同在學校裏遇到放假日子一樣，而且按時節的「玩意兒」和「吃着兒」可以自由的享樂。當我十歲以前，我家茶食作房還沒有停業，從陰歷七月初一起就做出月餅。月餅以至於許多茶食，我並不十分親善；雖然每次做餅子的時候，他們都爲我做一個小的好餡兒的「洗砂餅」或「棗泥餅」。新出爐的熱月餅味兒倒比冷了以後好，可是除了「洗砂」與「棗泥」，我便覺甜的膩人，而且更討厭的是瓜子，核桃，青梅，紅絲，瓜子一類的「五仁」。所以，一到中秋日早晨當早飯的月餅，我是

(11)

(12)

不歡迎的。然而晚間可以吃肉燒芋芳，比吃鴨子，我還要高興。吃過飯，月亮很亮，我們祭月宮的工作很忙。

最要緊的供品是在糕饅舖裏做的米麵兔兒。這與北京不同，我們那裏只把兔兒看作月宮裏的附屬物，不是專享中秋日祭典的「兔兒爺」。我們的月宮是一位女神，神像上有「廣寒宮」三個字，據說她便是「廣寒仙子」。在像的一角有「玉兔搗藥」圖。米麵兔兒的眼睛用藥舖的「赤小豆」來做，赤小豆大部分紅而一頭黑，恰恰可以擬狀兔兒眼睛。剪棕針成四五分長，三五根疎疎的安做兔兒鬚鬚。切蕪菁（蘿蔔之一種白而甜）的中段，取其正圓者，用墨寫一「月」字，草莖豎之，立在米麵兔兒的回顧的方面。這叫做「兔兒望月」。此外果品如柿，梨，藕，菱，天茄，金瓜，蘋果，芡實（叫鷄頭菱或鷄冠頭）；花草如蓼，海棠，碗兒蓮；這都是我和兄弟們擔負搜集責任，第二天早晨或當晚也是我們享分銷的權利。內中有一件東西，如遇天氣涼得早的年頭，極為担心，便是「西瓜」一角；因為中秋時候往往瓜市久已結束了，而按「譜」必用西瓜。七月三十晚的紅燈，也預先留一盞，中秋祭月時好再點。

中秋晚上一定放花火。花火的名目有什麼「滿天星」，「雙蝴蝶」，「九條龍」，「高

升」。滿天星與九條龍大約都是火藥散在天空中，發出紅火星來。火藥全散的像一天星斗；分作九袋燃燒的，一邊亮着一邊下落，就成了九條火蛇似的——所謂龍了。將硝磺裝在一條紙線的兩端，中間的紙疊成摺葉在天空中可以旋轉，只看見兩點「明火」在迴舞，便叫牠「雙蝴蝶」。「高升」不過是上入雲霄，有三五個小爆竹響一下。這許多花火，我們叫做「耍貨兒」。

從我的第十個中秋起，就離了家，在外面讀書。那起初的時候，自然「每逢佳節倍思親」，想着在家裏的快樂，只有對月徘徊，獨自無言，向着月亮流幾點小孩兒最容易流的眼淚。後來，我也變了反「他鄉雖好不如歸」的主張的人，這一點幼年的快樂打不動我憎厭故鄉的心了！然而回首當年，現在却不能不感覺到一種往事給人追念的情緒。

一九二七，中秋後十五日。

周作人先生著的散文集



中等學校

文學課本

I. 自己的園地

這是周作人先生所作小品文的選集，內計『自己的園地』十八篇，『綠洲』十五篇，雜文二十篇。胡適之先生的『最近五十年的中國文學』說：『近五十年來國語文學的成績，第三是白話散文的進步。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所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却是滑稽，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全書計共三百頁，有插圖多幅。原由晨報社出版，兩年銷數逾萬，現由周先生將內容重行增訂，歸本局出版。實價八角。

II. 雨天的書

這是周作人先生的散文集，共有五十篇，是周先生自己從他的作品中精選出來的。文字冲淡自然，且含有深刻的意味，為近今美文中鮮有之佳品，實白話文學之最好範本也。實價八角。

III. 澤瀉集

這一部是周先生自己精選生平最得意的作品的集子。周先生的散文是怎樣的雋逸深刻，早有公評，用不着多介紹。實價五角。

哈提翁的意見零拾

郁達夫譯

一 小說裏的方言土語

(Dialect in novels)

(本篇於1878年九月三十日發表在The Athenaeum上，英國John Lane公司印行之Bibliography中，亦曾翻印，Johnson著之『Thomas Hardy的藝術』的1923年版內，亦收錄有此篇。)

你們對我的小說『還鄉』(The return of the native)的批評裏，又把那個麻煩的問題重新提及了；——就是寫鄉民的會話問題，假如重在把會話者的性格寫出，而輕在把語言學上的特點敘明的時候，這一種會話，應該如何的表現？

(15)

一個作家，就是不把完全的英國字的古音及從拉丁希臘字而來的英字的誤音寫滿紙上，只教他能把俗語，音域的特點，及特殊的語法寫出，也就可以說是將鄉民的語言的精神傳述了。標準語印在紙上，我們並不會注意到什麼語言學的原則等問題上去，可是一個作家，若

(16)

試把一個鄉下人的說話的土語音節，很準確的寫在紙上，那麼他的如實表現的均衡，怕要爲這太拘泥於奇特之點的原因而破壞；因爲如此寫後，讀者的注意要被引到一個並不重要的方面去，而使會話者的真意義，反而陷入於歧路之中，而事實上作者的目的是在描寫人物和他們的性格，而不在描寫俗語的格式，所以會話者的真意義，當然是最爲重要。

二 國家對作家的禮遇

(On Recognition of Authors by the state)

(本篇發表在 1891 年的 *The Bookman* (倫敦) 誌十二月號)

文學若能受國家的禮遇，當然是一件很有趣味的的事情。不過我不相信這事情會滿足地實現。文人的思想筆墨，老是，也常是，高飛在天外，是和實生活不協的靈魂的遠颺和顯示，而政府的自然傾向，係在獎勵人民的接受現實的生活。可是，我對於這一件事情，却還沒有十分注過意，不曾費過多大的思索。

附 注

卜錄兩條，係由 國 *Greenberg, publisher* 的 *Life and Art by Thomas Hardy* 一書裏譯出，另外還有 *Hardy's Essays, Notes and Letters* 幾種，當絡續的譯出來介紹給讀者。

小品

江紹原

(百四七)唾背，唾鼻

(1)史記外戚世家：栗姬（景帝妃）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

讀此，知治病禳鬼以外的「祝」亦得有唾。

(2)清異錄，『宋陶穀秀撰』，卷二「唾十三」：厭勝章言鼻乃天毒所產，見聞者必罹殃禍，急向鼻連唾十三口，然後靜坐存北斗一時許，可禳。郡人呼鼻曰「唾十三」。

（見寶顏堂秘笈）

然則見唾於人的鼻，不止烏鴉已也。

九月七日燈下。

(17) 十一月十一日重讀此條，看出一個新關係來。千金翼禁經中所載的咒，中有『老君之唾，唾殺飛鼻，唾河則竭，唾木則折』等句。我初以為唾鼻，唾河，唾木云云，恐均是

說說而已，未必實有其事。今方知不然也。

(百四八)「螳螂子」——「馬牙」

又有造爲螳螂子之說者，割開頤內取出血痰。此法起於明末海濱妖婦騙財之法，惟蘇松二處盛行，割死者甚衆。蓋小兒有痰火者，喫乳數日，必有一二日頤腫厭食，名曰「妒乳」。用薄荷朴硝爲末，搽一二次即愈，即不治亦愈。至所割出之痰塊，或大或小，人因信之，不知頤內空虛之處，人人有此，割則復生，豈非病也。不然，何以普天下之小兒從未有患螳螂子而死者，獨蘇松有此病邪。此亦一害，故并及之。

以上是六月底在粵時從慎疾芻言（徐靈胎著，咫進齋叢書本）中抄出的。昨日李君範兄來譚，看後，爲我述雲南昭通縣「挑馬牙」之俗如下。

小兒落地後，收生婆用鷄蛋青塗其胎髮，使謬成一片，云可除疾。又於三四日內用針挑其內腮，以出血爲度，據說有時能取出似牙之物，故名「挑馬牙」。相傳馬牙挑出後，小兒可以少生許多病。

馬牙與螳螂子二名的確切的意義，我們雖尙不知，但李君說的有理，二法皆以放血爲一部分的目的，故可說是民衆以爲疾病起於血中有毒之表示。此觀念西洋從前也有，李君云。

在杭州無書可查爲憾。（注：小兒『牙齦逼生白色，名曰馬牙』，見小兒推拿廣意卷中頁一。）

七月廿四日，於杭州。

唐宋傳奇集

上卷出版 實價六角

魯迅校錄。共九卷。唐人作者五卷三十二篇，宋人作者三卷十六篇。末一卷爲稗邊小綴，即魯迅所作考證，文言一萬五六千字。是一部小心謹慎，用許多善本，校訂編成的書，編者在序例上說：「本集篇卷無多，而成就頗亦非易。……廣賴衆力，才成此編。」則其不草率從事也可想。治文學史則資爲材料，嗜文藝則玩其詞華，有此一編，誠爲兩得，現已付印，不日出版。

北新書局啓

(19)

小 品

一九

日記九種

郁達夫先生的新著

實價七角半

日記是最富於真實性的文學，是文學的核心，是正統文學以外的一個寶藏。有美麗而細膩的散文詩，有靈活生動的小品文，有刻劃心理變遷的小說。讀日記比讀有始有終，變化莫測的小說更有趣。倘若不信，請一讀郁達夫先生這部日記便可以證明了。

在這部日記裏，我們不但可以欣賞這部日記的自身，并且藉此而赤裸裸地窺見郁達夫先生的實生活使我們讀他的其他作品時，能以得到更深切的了解。

楊秋音

欽文

——殘象的幻象之六——

清江小學校六年級級任教員楊秋音是個高身材；因為學校裏底飯菜很壞，收入又少，不能時常自己備點小菜，或者到校外去痛痛快快地喫一餐，總之營養不足；功課却很忙碌，不能不過勞心力，所以身子早就很瘦，臉色黃老老的，顴骨兩旁滿現着青筋，鼻子高得好像是個白種人，却不自然，看去似乎頭上原只有個鼻子是主體，臉孔無非是鼻子底托盤罷了。

日間須上課，課餘須管理學生，有時別的科任教員請假了，他又須多費點心思，或者代授課，或者領導學生作別的業，至少須注意管理了，晚上還得改課本。忙碌雖然忙碌，可是只要不下雨，晚飯前後他總要到校外去走走。這不止他一個人這樣，許多他底同事都是這樣的，不過他年紀較大，已有二十七歲，在學校裏資格也較老，做事也什麼比誰都認真點，出去以前他必把身面整束一下，帽子總要照着鏡子戴上，有時已經離開房門走了好幾步，會得突然回轉，為的是鞋子忘記了刷好。——所謂整束身面，除掉擦去袖頭上的粉筆

(21)

屑，照例穿上三季通用的惟一的元色絲質馬褂，和戴上帽子時隨手掠一掠頭髮，也就只有刷一刷羽紗鞋面這一回事。按着時令換穿整套的西裝，走起路來皮鞋得得地響，這在當教員的要在中等以上的才可能，楊秋音是想也不會想到的。

曾經有一次，如今算來已是半年多前的事了，他正在對着鏡子很用心地戴帽子，體操教員站在一旁笑着問他：「去會情人麼，要弄得這樣整齊？」

「誰去會情人？」他很快地回對，「我沒有情人，我可以到哪裏去會情人呢？」

「那末，是去找情人的？」

「可到哪裏去找呢？可以找誰去做情人呢？」

慨歎地說了，他就現出難堪的神氣來了。

又有一次，因為他底惟一的絲質馬褂忽然破了一顆鈕子，一時無法修好，他就不願出去散步了。經同事再三地催促，他才答應從操場後門出去，只在田邊河沿裏走走。於是議論紛紛起來，音樂教員睜大着兩眼注視着他問他，「究竟爲着怕誰見了不喜歡，你老是這樣的？」

「怕誰？」他思索着回對，「怕誰見了不喜歡？我並非怕誰見了不喜歡，誰說我是怕誰

見了不喜歡？」

說了，他就現出猶豫的神氣來，很是口是心非的樣子。圖書教員也就瞪着他說，「我知道，你是怕着姓張的保姆，強辯，否認做什麼！」

「我怕她做什麼呢？」他慨歎地說，「她已經是人家底情人了，怕別人家底情人做什麼呢？」

「那末是怕姜元豪底姊姊了，已在師範本科的那個；姜元豪這學生實在太可愛，他底姊姊更長得有趣，是不是？」音樂教員重行睜大兩眼看着他問他。

「什麼？」他懊惱而且厭惡地說，「她？我和她何干？她是貴族式的小姐，反正——我怕她做什麼呢？」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圖書教員重復說，「是怕新從美術大學畢了業回來的吳女士，老楊，可不是麼？」

「呸，」他很惱怒地說，「我怕她做什麼？牠是資本家底女兒，是只配給一般所謂闊人名流的做太太的，我和她毫不相干；怕她做什麼呢？」

(23)

這時楊秋音從散步回來。——剛才喫了晚餐跟着同事一道出去，因為月色很好，貪看映在月光中的景物，不覺回來得很晚了。他在走樓梯的時候，聽見背後擦擦地響，知道有人跟在後面，跨了樓梯頂上第一級，回轉頭來看時，門房就擎起捏着郵件的手來和他說，「楊先生，你有兩封信，還有一捲書。」

他在稀薄的路燈光下看明了信封有一個是包裹式的，顏色好像是粉紅的。這使他不知不覺地興奮起來，也高興，也驚異，連忙跑進房間，點着了燈，拆開來看：

「秋音先生，來信和猛攻月刊都已收到，星期日早有約會，當然不能同道去玩了，而且下星期，而且以後，永遠，總之無論哪個假日，我都已有了預定的事，你千萬不要來看我，你底一切只好謝謝了。猛攻月刊原封附上，現在我沒有看這類東西的工夫，所以以為不如就此奉還了好。希望你氣量寬大點，祝你安好！袁芝影，九月七日。」

看了，他好久默着不作聲，也沒有什麼舉動，只是呼吸得很迫促，好像知道敵人已快趕到背後，一時無法找到槍彈地驚惶。

他覺得地球已經縮得非常小，已經沒有可以給他通行的路，自己底身子也將不再聽他指揮了；所有的精力都已躲進了胸膛，胸臆飽滿得只好急迫地跳動。

「只好謝謝了，氣量寬大點，這是什麼話！」他重行把信從頭看了遍想，「其實芝影原不是個好東西，這種女子原都不是好東西。可是她也太不自明了，無非在講習所畢了業，相貌也不見得怎樣好，我原是想把爛番薯當作何首烏玩罷了！」

他就回憶起關於她的種種事情來，覺得她原是自負太高，看不起他的；她原也是個慕虛榮，善於虛偽的女子。這早就於各種事情上表明，只是他爲着單戀的夢想所迷，一時不曾察覺罷了。譬如那一次他去訪她，星期六底下午，她明明沒有功課，却給他在會客室裏等了一個多鐘頭，她才慢慢地出來，和他輕輕地談了幾句，就默着不做聲了。他以爲她正在睡覺，臨時打扮起來，所以很費時間，還以爲她並無着忙的神氣，態度實在從容，可見很有功夫，因此更加欽佩她，也就更加愛慕她了。當時他曾問她，她出來得這樣慢，究竟是不是正在睡覺；不大高興說話，是不是因爲身體有點不舒服，她不完全承認，也不完全否認，只是吞吞吐吐，終於沒有表明真相，他又以爲確因爲身體不大舒服，正在睡覺，覺得不好意思，所以不肯直說；可見她是喜歡和他會談的，所以寧可假作無恙的樣子。別後回到校裏，並且非常懊悔，以爲只要迫真幾句，正可假借測量身溫的名義，藉此摸一摸她底手臂，錯過這種機會實在是非常可惜的。

(95)

還在暑假以前，一個星期日底下午，渠們同道去狂清涼亭，由他到她底校裏去聚會，她定要他獨自先出發，說是同進同出，恐怕引人注意，雖然還沒有到半路，她就趕上了他，可是時時東張西望，似乎一經被人看見，就會演成千古恨的樣子，連碰到個樵夫或者漁翁，也要躲躲避避。當初他很不以為然，隨即以為處女怕羞，大概如此，也就認為當然了。但在這時一經回憶到這一節，不由地怒恨起來，他就這樣想了：

「這簡直是污辱，她原很輕視我，以為和像現在的我的同行，結合，如果給人知道了，將為社會所不恥，這明明是在看我不起。可是——哼，自己是什麼？難道一定要給軍閥做第幾房夫人才算有聲勢，難道一定要和官僚一道坐在負了債買來的汽車裏兜圈子才算闊綽，難道一定要給頭髮禿了頂的大學教授做夫人才算高雅，難道一定要嫁給逛厭了胡同會唱京調的大學生才算正當，還是一定要睡在大腹商人底肚尖底下才舒服？」

「像她的實在並沒有瞭解生活底真意義，這種不能瞭解生活的蠢物實在還是早點絕了交好，現在我還得自己慶幸自己呢！」

「可是——這却有點莫明其妙，既然這樣，她為什麼有時老是看着我微笑，細着兩眼，露着潔白的牙齒，直使我心房剝剝地跳，恨不得立刻撲將過去，緊緊地抱住她，從頭髮吻到

她底嘴巴，再吻到項頸？又爲什麼寫給我信，稱我做親愛的，說是非常敬仰我，希望我時常領導她？其實她只是信口說來，信筆寫來，隨隨便便，不是無意地隨時敷衍，定是有心戲弄別人了。只要看她一次的來信，信裏寫着這樣的話，外面却是個大紅花紋的玫瑰色信封，如果只看見外表，不是以爲定可由此得到甜蜜的快慰了麼？這種實在都是可笑的，都是愚笨的行爲，她底所以爲蠢物，蠢物底所以爲蠢物，就在這種地方，唉唉，這種蠢物實在是可惡，可恨而且可殺！

「阿阿，其實只是可憐，她本也很愛我，只是受了這環境底同化，染了這社會底惡習，她底看着我微笑，稱我做親愛的，都是真情底流露，現在寫來這種信，有時要那樣躲躲避避，無非因爲受了環境底暗示，是憑着片面的理知的。所以，如果要恨她，不如恨這社會的環境，如果要殺他，還得先殺造成這環境的人，她只是可憐罷了。不過這實在使得我太難堪了，她竟會寫出這種信來，終究是非常討厭的。但我即使不爲着她，也得趕緊設法，有所表示，使得像她的不要再蠢下去，後起的不至於也蠢起來。」

想到這裏，他就想把這些意思寫將出來，掣到什麼雜誌上去發表。但是他底視線就注視到包封着的猛攻月刊上，雖然不曾打開，他一目了然，這一期底論文欄內明明有着一篇合理

(27)

(28)

的結婚，是他自己做的，大意是：正當的兩性結合必須由於戀愛，戀愛應得絕對自由，只憑情感；於財產，地位和面貌並無關係。如果還有女子選擇配偶要以財產地位這種條件為前提，那是大大的錯誤，那是舊的傳統思想，新女子是萬萬不應該的，新女子底可貴，就在能夠自謀生活，經濟獨立，無須依賴男子，所以選擇配偶不以財產地位這種條件為前提，否則就不配稱新女子，也就講不到純粹戀愛，結婚是不會合理的了。他趕緊把這本書寄去，就因為想她早點看到這篇論文，他留心地趕緊做成這論文，原就為着她，想她早日瞭解這意思。

「簡直無法可施，」他惱怒着想，「如果看了不明白，那可以解釋給她聽，不看，沒有看書的心思，還有什麼辦法，而且可有什麼希望！不行，不行，中國底女子一時恐怕很難好起來，既然文字底力量及不到她們，她們底頭腦將永遠不清楚，永遠做蠢物了！」

「和這種蠢物交往原沒有什麼意思，實在應該早就絕交了，早一天絕交，倒可早痛快一天。」

想到了這裏，他略略覺得得意，以為不該再惱怒，心氣頓時平和了，但是過得不久，他又惱怒起來，因為他就這樣想着了：「絕了交以後怎樣呢？和她絕了交，以後可和誰去交往

呢？她固然是蠢物，別的可相信誰不是蠢得和她一樣的呢？」

他把猛攻月刊一手抓起，緊緊地捏了一把，咬緊着牙關，拍地丟上書架，非常用勁，似乎想把一切煩惱藉此如數趕出體外。他確想把關於袁芝影來信這事立即丟在一邊，至少暫且忘掉，隨手擊起剛才同時寄到的另一封信來拆看，這是他底父親從家裏寫給他的。信內無非是些平淡的普通話，可是末了的一段，使他痛切地感到不快了：

「汝之婚事既須由汝自決，前聞已有眉目，務望速成，俾吾與汝母得早安心，切切！」因為不快，他覺得非常沈悶，好像胸腔裏已經填滿了鉛質，又漲又重，實在難受；他想解除這難受，就憑空亂想起來：

「這樣地過去，無非虛度時間，初來這裏教一年級的時候，惠敏還是個小姑娘，麗卿也只十五歲，現在都已做了母親了！長此下去，只是待老，就是待死，青春有限，空費實在可惜。

「女子原都是蠢物，不過到了現在，已可分作兩大類，就是：一，自己也承認是懦弱無爲的，就是普通稱做舊女子的；二，自己以為很能幹，很優美，常以驕傲誇耀於男子，就是普通稱做新女子的。其實同是一樣的蠢物，只是外表形色不同罷了。可是女人總不能永遠沒有

(29)

(30)

個，明知是件蠢物，總也得有一個，那末，所有的是第一類還是第二類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了，反正都是蠢東西。所以，只要有了一個就得，張保姆也好，姜元豪底姊姊也好，新從美術大學畢了業的吳女士也好，廚頭阿福底女兒也好，對過王家底小娘姨也好，反正只是外表底形色不同，內心原來一樣，至少是差不多的，而且，阿福底女兒和王家底小娘姨都容易對付，而且，她們底身體實在比張保姆，吳女士等底自然美得多，我何必固執成見呢？

「可是，芝影底體態實也不錯，也多肉，也結實，姿態却也很窈窕，舉動又很活潑。」他就幻想起一個少女來：短髮，墨黑，飾得精光，掛在兩頰上的好像是農人割稻的鏈刀。卵形臉，因為肥胖，兩頰長得很高，好像原是個塌鼻子的樣子，可是皮色實在太好了，又紅潤，又光潔，透明似的好像是由牛奶和玫瑰花瓣煉成的，也像是張剛成熟了的蘋果皮。

他又憶起她在行走時的形態來，旗袍下的兩條腿，因為穿着白襪，愈加顯得粗壯了。跨一步，她底身子扭一扭，幾處多肉的地方，就都顫動着變換形狀。

「不行，」他興奮着想，「像她的自己得不到固然可惱，眼看得被人擊去更不甘心，自己原也是個完美的少年，本有與她結婚的權利；她拒却我，這是因為蠢的緣故，對付蠢物當

一然須用對付蠢物的方法。無論如何，我總得往前進行，期達自己底目的，決不能作退一步想，退下去是無法維持無地可守的；雖然同是蠢物，女人總得有一個，總得選擇一個外貌好看，自己認爲可愛的。

「教育雖可稱做神聖的事業，但是，這樣的神聖事業，倘再做下去，自己就要滅亡了。在這種環境裏，這種制度下，其實根本說不到什麼神聖事業，無論如何，我總得趕快自覺自決了。」

「自己總不能承認原是個弱者，像芝影的，就是爭奪不到她，也得和爭奪她的劇戰一場，既不能自認懦夫，總得做出點有血氣的行爲來，勝利也好，失敗也好；反正在這情境中，早已處於失敗的地位，失敗中的失敗，也只是失敗罷了，無論如何，總比忍辱待老強，總比坐以待斃好。」

「雖然是蠢物，雖然只是可憐，但她自己，實在莫明其妙。如果真心愛她，總得設法救護她，如果十分恨她，即使一彈毀滅了她，總也比任其自然暢快得多了！雖然這並非只是我們兩人間的問題，但是我們兩人實在都困窘在這問題中。不能解決這問題，就永遠逃不脫這情境。渠們生活在這社會中，有的是存心造成這種情境的，有的是甘願服從的，多數是像她

(31)

(32)

的莫明其妙的。總之於渠們不關什麼痛癢，不能希望渠們起來改造，希望改造，只能從自己着想，希望好好地活下去，也只好從自己着想了。」

第二天，他和教了五年多的學生告了別，就離開清江學校，只說因為臨刻有了要事，普通書籍和笨重的東西都沒有帶走。同事相互推測，有的說他另有高就，有的說他不久就可回校，也有說他是去進行婚事的，校長對於他底後任教員，也只說是暫為代理。可是過了兩個多月，還是見不到他回校來，也沒有什麼消息。直到將放寒假的幾天，仰承當局意志的清江公報才登載一則有關於他的新聞，標題是「政府通緝大批搗亂分子，」名單上列在第三位的就是「楊秋音」。

海濱的秋宵

陳醉雲

浴着午後的秋陽，從輪舟機集的新關碼頭上了汽油船，去赴S女士的宴會。這是一隻特備的接客船，主人怕我們口渴，在船艙中預備着許多瓶汽水，但沒有一隻可倒汽水的杯子，我連着瓶子喝了一瓶，勸同行的T姑娘也照樣的喝；可是T姑娘始終保持着溫雅的態度，雖然口渴，祇說不渴，終於沒有舉瓶而喝。

船開行時，似乎不十分快。黃浦江兩岸的景物，雖然頗有可觀，但因為天氣太熱，凭在窗口，熱風撲面，每每使眺望的時間不能持續較久，偶然天上蒙着一片陰雲，見陽光不能直射船上，我便立刻鑽到船首的艙面上去，果然覺得涼快不少；眼前的景物，也頓覺豁然開朗，不復似管中窺大般的為船窗所限制。但不久，陰雲消逝，依然陽光滿船，立在船首，雖可披襟當風，但已禁不住汗流浹背，祇得仍舊躲入艙中。幸而兩岸的蟬聲漸繁，船已漸漸的近吳淞了。

(33)

船到吳淞，上了岸，略走幾步，便到了海濱旅館。進了樸素的離門，祇見敞軒上紅衫白

(34)

裙，相映成趣，已先有許多客人在那裏了。這時，海濱的涼風吹上几席，暑氣已經全消。白衣的侍者送上茶點，主人更殷勤相勸，吃過茶點。略坐片刻，因為時候還早，便跑到外面去散步。旅館前面，有一條石的隄岸，這裏便是吳淞江入海的江口。差不多也可算是近海的海灘了，但是隄外祇有粗碩的亂石，並沒有美麗的貝殼和石片，水流也非常渾濁，不是一個水明沙淨的理想的海濱。有幾個善於弄波的女賓，穿了浴衣，在水中游泳；但因為這裏不適宜於海水浴，似乎也沒有甚麼興味，雖然有許多看的人在岸上竭力鼓掌。

大約是六點鐘的時候，許多賓客們都回到旅館，就了席次；一行幕着白布的長檣，兩旁都錯雜相間的坐滿了男女賓客。這裏是比廊闊一點的長軒，前面有竹的欄杆，欄上竹絲的簾子高高地捲着。向晚的涼風着意吹拂，一無阻礙。後面有一個小小的跳舞廳，廳後的玻璃窗也豁然開着。坐在席上的人，前面可以望見隔岸的雲山和江上的烟波浩渺地遠連海口，後面可以窺見村落中的古樹和茅舍。許多賓客們正在紛紛談笑的時候，忽然有人嚷道：『呵，看啊，這個美麗的奇景！』大家聞聲抬起頭來看時，原來前面江上一輪明月，已經漸漸的升起；後面窗外一輪紅日，正在漸漸的西沉；新升的月和將落的日遙遙相對，形成了美妙無比的奇景。這真是一種意外的收穫，陡然增加了座中不少的贊嘆。在我，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看見這種美妙的奇景。不錯，原來這一天正是陰歷的七月十五日；十五日即所謂『望』，『望』的意義，原是日月相對呵！

在刀叉鏗鏘的聲音中，一輪明月已悄悄地升得很高，月光與燈光交相輝映，使玻璃的杯盆分外晶瑩。吃過了幾樣菜之後，座客多離座休息，我便把坐椅移近軒前的竹欄，去倚着欄杆看月。只見一片皎潔的清光，朗照着江上海上，像銀鱗一般的浩渺無際。在日間原是一種黃濁的水波，想不到經過月光的一番美化，竟有這樣說不盡的佳妙。遠處張着白帆的漁船，好像弄潮的海鷗展着翅膀一般；有時，偶有小的輪舟，帶着月光從江上駛過，也比平時幽情動人。海濱燈標上的燈光，時明時滅，作很勻稱的閃爍，但爲月光所掩，並不十分強烈。在月色的光被中，一切都很美妙，使人作深沉的遐想，在這裏凭欄望月的人，或坐或立，全都默然無語，即使偶然說話，也用輕微的語調，並不妨礙他人的靜默。正在這個時候，忽然有留聲機的聲音，在後面的廳中揚起，正奏着跳舞的曲子。回頭看時，已有幾對男女，在那小小的跳舞廳中應聲而舞了。

在餐席上，有許多一縷縷的煙紋，從各人的口中噴溢出來，好像渺遠的小城市中的炊煙，錯錯落落的在晴空中飄漾；更有酒氣與粉香，在微微的氤氳着；雖然有晚風的盪滌，但

(35)

多少總含有幾許使人迷惘的刺激性，而增加了沉醉的成分。餐後，向主人道謝作別，仍和 T 姑娘同行，離開了人影憧憧的所在，踏上了帶着沙質的途徑，路旁生着一叢叢的蘆葦，清寂的月光，照在地上，照在蘆葦的葉上，照在行人的身上，使人的心胸中頓然清涼不少，但回頭看那海濱旅館時，只見那些未散的客人的人影，依舊籠罩在似乎暈着紅色的燈光中，憧憧的在往來。笑語的喧譁，還隱約可聞。

從海濱旅館出來，繞了幾個灣，便到吳淞鎮的車站。火車還沒有來，尚須等待片刻。不知爲甚麼緣故，車站上的電燈忽然熄滅，但站外的月光，更顯得明澈如晝了。我們在站外的月臺上往來走着，涼月在天，人影在地；近處的田塍，遠處的屋宇，都沾染着一種銀灰色的幽輝，充分地顯出秋夜的特殊的風趣。隆隆然的一陣，火車開到了，汽笛衝破了寂寞，立刻就有一道很長的黑影橫亙在月臺前面。一會兒，它——火車——就馱了倦遊的人們，向着上海駛去。車窗外的團團的月亮，好像站在天上相送，依舊保持着原有的不即不離的距離。路旁的幽情的景物，却一瞥即逝，欲待拭目重認，便已滿眼全非。在時間的軌道上，渡越人生的旅程，又誰不是這樣的匆匆呵！

在火車中，雖然這次的乘客不多，一個人可以占着一條坐椅，但總覺得跼促不舒；尤其

是車中的昏黃的電燈，乘客喧噪的劇談，使人發生躁意。『假使這次的歸途，取道黃浦江，坐在汽油船的頂上，在卅里的月明中，暢看兩岸的景致，將不知增添多少興趣！至於去的時候，假使捨舟坐車，也可以減少長時間的熱悶了。』我坐在車中，禁不住這樣反覆地想着。火車過了幾個站，輪軸的轉動聲便漸漸和市聲混合，我們又重復到了車馬喧闐的上海。

十五，八，二三。

歐美名家小說

炭

畫 顯克微支著 實價四角
周作人譯

薄命

女 屠介涅夫著 實價五角
張友松譯

爭自由的波浪

戈理基等著 五角半
董秋芳譯

三

年 契可夫著 實價五角半
張友松譯

法國名家小說集

查拉等著 一元四角
鮑文蔚譯

契可夫短篇小說集 實價四角半
張友松譯

瑪加爾的夢

科羅連珂著 實價三角半
周作人譯

初

戀 屠介涅夫著 印刷中
徐冰鉉譯

懣 第

德 服爾德著 實價六角
徐志摩譯

杜文

昂 屠介涅夫著 印刷中
畢樹棠譯

曼殊斐爾小說集

徐志摩譯 實價七角

嫁

後 張友松譯 印刷中

處女的心

果爾蒙著 實價六角
蓬子譯

一夜之愛

查拉著 印刷中
畢樹棠譯

小雜感

魯迅

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牠自己的生命；犬繻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他們如此不同。

*

*

*

約翰穆勒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沈默。

*

*

*

要上戰場，莫如做軍醫；要革命，莫如走後方；要殺人，莫如做劊子手。既英雄，又穩當。

*

*

*

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之所講，常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爲合宜。

*

*

*

(39)

(40)

世間大抵只知道指揮刀所以指揮武士，而想不到也可以指揮文人。

＊

＊

＊

又是演講錄，又是演講錄。

但可惜都沒有講明他何以和先前大兩樣了；也沒有講明他演講時，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話。

＊

＊

＊

闊的聰明人種種譬如昨日死。

不闊的傻子種種實在昨日死。

＊

＊

＊

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

＊

＊

他們之所謂復古，是回到他們所記得的若干年前，並非虞夏商周。

＊

＊

＊

√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

＊

＊

＊

防被欺。

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

＊

＊

＊

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着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親。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

＊

＊

每一個破衣服人走過，叭兒狗就叫起來，其實並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喚。

叭兒狗往往比牠的主人更嚴厲。

＊

＊

＊

(41)

恐怕有一天總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則便是共產黨。

(42)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

＊

＊

革命的被殺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于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于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

＊

＊

人感到寂寞時，會創作；一感到乾淨時，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所愛。創作總根于愛。

楊朱無書。

創作雖說抒寫自己的心，但總願意有人看。

創作是有社會性的。

但有時只要有一個人看便滿足：好友，愛人。

＊

＊

＊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

＊

＊

要自殺的人，也會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屍的易爛。

但遇到澄靜的清池，涼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殺了。

＊

＊

＊

凡爲當局所「誅」者皆有「罪」。

＊

＊

＊

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而後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

法三章者，話一句耳。

＊

＊

＊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國人的想象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九月二十四日。）

（ 43 ）

魯迅先生著譯各書

吶喊	實價七角
彷徨	實價八角
野草	實價三角半
熱風	實價四角
中國小說史略	實價八角
小說舊聞鈔	實價四角半

華蓋集	實價六角
華蓋集續編	實價八角
桃色的雲	實價七角
一個青年的夢	實價八角
工人綏惠略夫	實價六角
苦悶的象徵	實價五角
唐宋傳奇集	印刷中

右列各書均由 上海 北新書局發行

姑惡與姑啊

豈明先生：

凡是住過江南的人，總能感覺到春光的明媚吧。不但有青的山與綠的水，並且有許多種的鳥在枝頭歌唱，當你清晨覺來的時候，如其你不是正在作你的好夢，你總不願意「打起黃鶯兒」吧。

那已是三年前了，那時我正住在南京北極閣下，每日總可以聽到種種的鳥聲，其中最熟悉的是黃鶯與「姑惡鳥」，而童年所聽到的鳥的故事，也重新深深的加添一種回憶。

我所知道的「姑惡鳥」的故事，與語絲一三七期連筱痴君所說的不同，我所知道的那故事是這樣：

『在一個蠶事最忙的時候，嫂嫂同小姑上山採桑去，但滿山的桑葉，全被人採盡了，她們只能悵悵的徘徊在山路上。

當嫂嫂看見路旁的樹葉的時候，她忽然似無望似遊戲的祝禱着說：

姑惡與姑啊

四五

(46)

「柵杷杷葉，變成桑，

小姑許給山大王。」

一遍，兩遍，當她說到第三遍的時候，忽然起了一陣大風，迷住了她的雙目，風過後，她看見滿山的柵葉，全變成了桑，但是她的小姑不見了。她失悔惆悵，發誓要找到她的小姑，所以地滿山中「姑啊，姑啊」的喊着。後來牠變成了鳥，仍然在養蠶的時候，不斷的在喊叫她的小姑。」

秀水，七月廿七日，在漢口。

海上通信

衣萍

豈明先生：

病中讀到先生的信，覺得十分歡喜。

到上海灘上來了三個月了，爲了胃的問題，每天跑到寂寞的鄉下去教書，站在講台上去說許多敷衍的話，自己覺得很對不住那些眼瞪瞪地望着我的許多青年。據老於教書的朋友說，教書有很妙的辦法，就是拿起一枝粉筆，在黑板上橫來豎去的畫，一點鐘便很快的過去了。所以有些老於教書的兼差的朋友，每星期教二三十點鐘的課，並不覺得疲倦，臉上大概吃得很胖很胖的。我是天生的蠢貨，「拿粉筆畫黑板」的技倆，也曾試了幾次，覺得把背脊朝着學生究竟不很妙，只好仍舊吊起喉嚨乾叫，那知道命運不佳，在講台上叫了不到兩個月，便叫得吐血的毛病。貴省的夏君尊君曾在他的功課表上題了八字的絕妙對句，叫做：「不如早死；莫做先生。」我在病榻上呻吟的時候，想到夏君的對句真是從艱苦的經驗中得來。但是「早死」究竟不是可以強求的事，所以像夏君那樣有了鬚子的老人還挾着皮包整天

(47)

(48)

地奔走，而我也只好等到吐血停止之後仍舊要到鄉下的講台上去大叫了。

吐血是很可珍貴的病，只有詩人纔可以此病自豪的。遠西的箕茨（Boetes）君嘔血而死，文學史上傳為美談。但我既不會做詩，（聽說中國的詩壇已經入了軌了，所以我們這些軌外的人當然更不敢高攀。）將來的什麼文學史或武學史上當然永遠沒有名字，鮮紅的血豈不是白吐了麼？而且吐血的人大概都會喝酒，所謂喝酒若干碗，吐血若干斗之流，遠如晉代阮嗣宗，近如當代郁達夫，都是鼎鼎大名，士林共仰的。然而我生來不會喝酒，葡萄酒雖然偶而也可乾杯，貴處的紹興黃酒便不敢奉陪，何況白干與燒酒之流，真是從來點滴不敢入口的。像我這樣既不會做詩又不會喝酒的蠢人，偏偏要吐起血來，真是老天爺沒有眼睛，先生，你看，豈不冤哉枉也麼？

惠書論「真美善」一段話，鄙意甚為欽佩。但這類雜誌在上海灘上很流行，一班無聊小報替牠出死力鼓吹不用說了，最近的「文學週刊」上聽說也有人在那里恭維，可惜沒有看見，不知道恭維了些什麼。「病夫老爺究竟是孽海花時代的人物」，即如就最近創作「魯男子」看來，也還不脫章回小說的習氣，「魯男子」的「序幕」一篇能乾脆刪去，豈不爽快得多麼？那樣嚙噬的空話實在是從「紅樓夢」或「水滸傳」第一回受來的流毒。又他在「編者

的一點小意見」上攻擊語體文的歐化，拚命的罵人，要歐化文人「把你的黃皮剝掉變了白，黑髮拔去變了黃褐棕，黑眼珠挖去變了藍，骨架拆去重新裝置；」但他自己「暫定我雜誌裏所含創作或譯述文學種類的範圍表」，也「大抵依著歐洲文學上邏輯的分類法」，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麼？病夫君努力譯了鶯俄許多戲劇，依我看來，這倒是很有意義的事情。雖然聽說北京的詩人此刻正在上海灘上和他的愛人合演「玉堂春」，「國劇運動」也許會復興罷，但介紹些歐洲劇本進來實在是緊要的事，——明知這些劇本暫時不會有人看的。談到戲劇，不由的又想起上海灘上的國產影片，真是中得傳統精神的十足代表：「唐明皇遊地府」，「濟公活佛」，「孫行者大鬧天宮」，「狸貓換太子」，報紙上用大字載着這樣的廣告，看了真叫人嘆氣。鬼也出完了，怪也出盡了，不長進的頭腦變態的中國人，看他們還會想出什麼東西來！

「語絲」搬到南方來了，這裏的夥計也不多，北京的同人還要多多幫忙纔好。我們這個小社，竟開張了三個整年了，雖然中間經過了許多困難：爲正人君子所嫉視，爲新文豪所看不起，爲軍閥所摧殘，但這一夥水平線下的「學匪」的水平線下的刊物，能延長到這樣久，實在也是可喜的事情。林黛玉臨死時說：「我的身子是乾淨的！」「語絲」在北京被禁，在南

(49)

(14)

方又復活了，誰能料到「語絲」將來的壽命能延長到多久呢？但我們在北方沒有領過什麼人的一千元，在南方也不會受什麼政府的津貼一千五百元罷。我們的身子是乾淨的。「只說自己的話，不用旁人的錢」。這是「語絲社」的真精神，——這是我們可以自豪的！

昨夜睡得不好，今天還有點頭痛，不多寫了。

衣萍 蔣宋結婚後之一日，病中。